

文史知识丛书

古文字学初階

李学勤 著

同甫公使秋
里并伯名



文史知识丛书

古文字学初阶

李学勤 著

中华书局 一九八五年·北京

文史知识丛书

古文字学初阶

李学勤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3 印张·2插页·57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0 册

统一书号: 7013·35 定价: 0.58 元

《文史知识丛书》缘起

《文史知识》创刊以来，我们从读者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舞，也从读者那里受到了教育和启发。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灿烂的文化 and 丰富的典籍，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过程中，建立过光辉的业绩，也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现在，我们伟大祖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应该学习我们民族的历史，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文史知识》是以介绍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尽管我们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但是，我们愿意和广大读者、作者一道，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聊尽绵薄之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切实有用的历史文化知识。如果读者在工作和学习中，从我们的刊物里得到一点益处和方便，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

《文史知识》创刊伊始，我们就曾设想，有些栏目的文章，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形成比较系统的专门知识。如今，随着刊物的发展，有些专栏已初具规模。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在这个基础上着手编辑《文史知识丛书》。它的作法

FS8P/26

是，选择《文史知识》中读者最为欢迎的栏目，把其中已经发表的文章加以必要的修改，对缺少的题目作些补充和调整，然后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编在一起，陆续为读者提供一批较为系统的文史知识读物。

《文史知识丛书》仅仅是繁茂书林中的一颗幼苗，当它破土而出的时候，是免不了脆弱的，但是我们相信，在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扶植培育下，它会渐渐地茁壮起来。诚挚地希望读者和专家学者，不断给我们以帮助指导，把这套丛书编好。

《文史知识》编辑部

序

中国古文字学近些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可以说从一种很少人问津的所谓“绝学”，一跃而为颇受社会重视的热门科目。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各门学科都在大步迈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古文字学对研究考古工作中出现的大量新材料发挥了效用，充分显示出这门学问的实用价值。古文字学的长足进步，有两个值得称道的标志：

一个标志是，这个学科的群众性学术组织——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于一九七八年成立，并先后举行了四届年会。会上提出的论文一年多似一年，而且就若干重要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部分论文刊登在《古文字研究》上。《古文字研究》应当说是相当专门的出版物，居然能够畅销，在有些地方还挺难买到。另一个标志是，有不少青年朋友喜爱古文字学。他们不怕这一学科的枯燥艰深，千方百计地搜集材料，攻读有关论著，初试锋芒，就表现出不少创见。成名的古文字学家，有的年老，有的事忙，但这几年都招了研究生，所录名额之多，在以前也是很难设想的。

青年同志开始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每每经过不同的途径。其中有些位是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在工作实际中接触到古文字，迫切需要加以释读。有些位的主攻方向是古代的历史文化，深感不能局限于书本，希望能利用出土的古文字材

料,作为文献的印证和补充。还有些人则是艺术的爱好者,首先练习篆书或篆刻,于是追溯到古文字的领域。不管经由哪一条道路,殊途同归,都需要古文字学的入门读物。

为青年朋友们写一点东西,是我多年以来的心愿。我们曾经建议,不仅要编写新的《古文字学通论》,总结学科成果,而且应该尽快出版古文字学各个分支的概论性著作。这些书,必须充分反映学科的最新水平,同时要用现代语言编写,使这门学科的知识迅速普及开来。可惜的是,目前符合这样要求的作品还不很多,不能满足社会上的需要。

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一九五一年我在北京图书馆认识的一位青年同志。那时我经常在图书馆看书,这位同志当时在邮局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来图书馆,夜以继日,极为勤勉。他费力读了很多甲骨文方面的书籍,但苦于无人指导,终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这样的事例,我遇见的还有不少。想到这些不得门而入的朋友,深觉应该写一本较浅近的小册子,帮助他们在学习古文字学的道路上走第一步。

这本小书取名“初阶”,就是第一步的意思。与整个漫长的旅程相比,第一步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不过第一步如果迈错了,常会导往错误的方向。入门书必须提供读者必要的、准确的知识,因此对作者的学识反而要求很高。承《文史知识》编辑部约写这本书,自知学力浅薄,有负雅意,但我的一点心意是寄托在里面了。希望读者把它看作我奉献给您们的小小花束。

书中插图由文物出版社李缙云配制。

作者

一九八三年四月北京

目 录

一	什么是古文字学·····	(1)
二	形音义·····	(8)
三	文字起源之谜·····	(15)
四	甲骨学基础知识·····	(22)
五	金文的形形色色(上)·····	(31)
六	金文的形形色色(下)·····	(39)
七	战国文字研究·····	(46)
八	纸以前的书籍·····	(53)
九	“小学”的宝藏·····	(61)
十	方法与戒律·····	(67)
十一	最低限度书目·····	(75)
十二	十五个课题·····	(81)

插图目录

图一	半坡、姜寨仰韶文化陶器符号	18
图二	姜寨陶器符号	18
图三	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	20
图四	良渚文化玉璧符号	21
图五	殷墟卜用龟腹甲	25
图六	殷墟卜用牛胛骨	25
图七	殷墟腹甲卜辞	27
图八	殷墟胛骨卜辞	27
图九	凤雏腹甲卜辞	30
图十	四祀邲其卣底铭	34
图十一	虢方鼎	35
图十二	智君子鉴铭文	37
图十三	玄寥戈鸟书铭文	37
图十四	我方鼎铭文	42
图十五	蟠螭规矩纹镜	45
图十六	平安君鼎盖部分铭文	49
图十七	“日庚都萃车马”大玺	50
图十八	甲骨文“册”字	54
图十九	长台关竹简	56
图二十	睡虎地竹简秦律	57

(插图 * 李缙云)

一 什么是古文字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文明国家，文字的发展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在我国辽阔的幅员上有许多民族，共同缔造了绚丽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公元以前的文字主要是古代的汉字，另外就只有目前尚未解读的巴蜀文字。因此这本小书所讲的古文字，仅指古代汉字而言，这是需要首先声明的。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文字经过了一系列演变发展的阶段。即使十分熟悉现代汉字的人，没有特殊训练也不能通读古文字。在许多人心目中，古文字是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实际上古文字有其本身的规律。研究这种规律，释读古文字，借以揭示古代历史文化奥秘的学问，就称为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是一门有实用意义的学科。在现代我国的考古学迅速发展，通过发掘不断发现大量重要的古文字材料，这便要求运用古文字学的知识进行释读研究。当前专门从事古文字学工作的人数还很少，而新出的古文字材料日益增加，现有人力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文物考古工作，也需要普及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

我国古文字有一点和某些古代文明国家的文字不同。比如古代埃及的文字、马雅的文字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早已“死”了。有的经过学者反复钻研才得到释读，有的甚至到今天还无法译解，有待学者继续努力。中国的古文字并没有

“死”，它一直绵延流传下来，演变成现今通行的汉字，真是源远流长。

既然从古文字到今天的汉字是一脉相承的，那么究竟以什么时候的文字作为古文字学的对象呢？上限是不用说的，应该上溯到文字的萌芽，问题是古文字学研究范围的下限。

一般地说，我们以秦代统一文字作为下限，也就是说古文字学研究的是秦统一文字以前的文字，即先秦文字。不过，在最近一些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好多秦代到汉初的文字材料，发现其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先秦文字的一些特点，适合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去整理研究。这样看来，也许我们可以把古文字学的范围放宽，把汉武帝以前的文字包括在内。

秦统一文字是中国文字演变史上的一次大转折，这次转折不可能在秦代短促的十几年中完成，而是通过汉武帝以前的几十年期间逐步走向定型的。经过这一转折，汉代的文字和先秦文字差异相当大，以致那时的学者已难通诸先秦的文字。这时就出现一些人对古文字作专门的研究，如孔安国、张敞、扬雄、许慎等。汉晋以下，不少学者对当时发现的青铜器、竹简等有所研究，他们的成果是古文字学的滥觞。

到两宋时期，由于朝廷提倡，金石之学大盛。这时开始出现著录青铜器及其铭文的专书，特别是北宋末年吕大临编的《考古图》，有器物图形、铭文，详记发现地、尺寸、重量，附有考释，体例美善，为后人所取法。宋代有不少精研古文字的学者，如诗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所著《金石录》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钱币、玺印的著录和研究，也是在宋代发端的。

崇尚天道性命之说的理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以后，古

器物及文字的研究暂时衰颓，元明两代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这种局面到清代汉学振兴时又扭转过来。自乾嘉以下，名家辈出，一开头仍继续宋人风尚，以青铜器研究为主。到晚清陈介祺、孙诒让等人的时期，着眼范围大为扩大，收藏既富，创获也日益增多。罗振玉、王国维首先用近代的方法整理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王国维的著作影响极大，为学术界所尊崇。

从乾嘉学者到王国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遗产，但他们究竟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这主要有两点：

第一，他们不能以考古学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肇始于一九二八年的殷墟发掘，可是即使到解放前夕，通过科学发掘获得的古文字材料仍然是有限的。学者所能运用的资料，大部分是偶然发现甚至盗掘的，其价值不免有所逊色。只是到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蓬勃发展，才有可能以考古学材料作为古文字学研究的主体。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过去学者没有正确的理论作为研究的指导。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同志为了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向在社会史论战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倾向斗争，开始研究卜辞、金文，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开辟了新路。

今天的古文字学和以往的金石学是不相同的。我们主张继承金石学的优良成果，但也必须看到当代水平的古文字学已经是具有新的面貌的现代学科。现在的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都有密切联系，是一门成熟的，有自己的范围和方法的独立学科。

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的联系是最明显的。所有古文字材

料,不管是甲骨也好,青铜器也好,其他也好,都是从地下发掘获得的,同时也都是考古材料。对于上面有文字的古器物,同样适用考古学的方法去整理和研究。在判断古文字材料的性质和年代等问题上,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等方法是很有力的手段。例如从四十年代国内外学者热烈讨论的“文武丁卜辞”的时代问题,其解决很大程度是依靠了出土坑位和地层的分析。

古人研究古文字,已经注意到了器物的出土地点。现在我们更有必要将古文字材料与所自出的遗址或墓葬结合在一起考察,充分考虑伴出的器物等方面。对一件有文字的器物,不仅要释读文字,还要就器物本身作出研究。只有这样,对古文字内容的理解才能深入和全面。

反过来说,古文字学对于考古学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处遗址或墓葬,如果发现了文字材料,每每能说明许多关键性的问题。解放初在洛阳以西发现遗址,出有带汉河南县地名的陶文,从而确证了河南县城的位置,由此又论证了周围的东周城址是周的王城。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一定意义来说,古文字学是考古学的一部分,两者的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古文字学对古代史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家知道,从晚清到民初曾兴起有进步意义的疑古思潮。这种思潮改变了人们的古史观,但其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的空白。在填补这一空白、重建古史的过程中,甲骨文的发现和青铜器铭文(金文)的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完整的商王世系,充分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这就把空白了的古史重新上延了若干世纪。

现在,对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切研究,都不能脱离古文字学提供的素材。

有一种观点认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只有利于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探索,对思想文化方面没有很大作用,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多年以前已有学者探讨甲骨、金文中反映的意识形态。近些年所发现战国至汉初的大批简册、帛书,更为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其中包括了很多久已佚失的古籍,如道家黄老学派的著作,阴阳五行家的作品,过去都是没有机会看到的。由于这些材料的重现,文化史、思想史不少章节,看来是不得不重写了。

古文字学与语言学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语言学近年已有较大进展,语言学的一些普遍原理,特别是关于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都可移用于古文字学。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一般讲的文字学,并不等于这里说的古文字学,因为中国的文字学的范围要贯通古今,因而其内涵比古文字学广泛得多。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开宗明义即对此有所阐述,我们觉得是很精当的。古文字学所研究的,限于古文字文物材料,而古文字学的成果又必然会融合到整个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去。

古文献和考古文物,是两个不相同的范畴。我国传世的古代文献典籍数量很多,历代学者所作注释笺疏更是汗牛充栋。文献学的丰富积累,是研究新发现古文字材料的凭借。我在别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前辈知名的古文字学家,无不对文献有深湛的研究。即以孙贻让为例,凡读过他的《周礼正义》的人,对他能写出《名原》、《契文举例》、《古籀拾遗》、《古籀余

论》等名著就不难理解了。

文献可以证古文字，古文字也可以证文献。于省吾先生提倡“新证”之学，著有《双剑谿尚书新证》等书，即以甲骨、金文去证经籍。陈直先生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也是以秦汉文字材料去证史书。我们以为，以古文字与同时期的文献彼此补充印证，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对古文字学和文献的发展都极有裨益。比如，以西周金文与《尚书·周书》各篇对比研究，以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和《商君书》对比研究，都取得过较好的成绩。

正因为古文字学与几种学科有密切联系，所以学古文字学的人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和训练，才能应付裕如。这种情形，也表现出古文字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说古文字学是成熟的学科，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古文字学本身业已具有几个可以独立的分支。大体说来，古文字学有以下四个分支，每一分支都可称为专门之学。不难看出这四个分支是各以古文字发展的一定阶段为基础的。

夏代以及更早时期的文字，目前仍然是有待探讨的课题，可称之为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由于可资探究的材料较少，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成为一种分支学科，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现。商代的文字材料较多，有青铜器、陶器和一些玉石器上的文字，但最主要的是占卜用的甲骨上面的卜辞，即所谓甲骨文。甲骨文基本上都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时代属于商王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期。甲骨文的研究构成古文字学的分支之一，通称为甲骨学。

青铜器的研究，是古文字学的另一分支。上面已经提到，

商代的青铜器已有铭文，不过商代的铭文一般较简短，到西周才发展为可与《尚书》比美的鸿篇巨制。而且，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古文字材料主要都是青铜器的铭文，此外只有数量很少的甲骨文、陶文和石刻，所以研究这一时期文字，基本上要依靠青铜器的研究。

战国时代的情况便有所不同。这个时期的古文字材料，除青铜器铭文外，陶文、玺印、泉币等都相当丰富。不仅材料种类繁多，文字的分歧变化也比较复杂，需要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来专门考察。由于这样的原因，从五十年代起出现了古文字学的又一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

古文字学的第四个分支是简牍、帛书的研究。简帛在近些年有大量发现，其时代早的属于战国时期，多数则属于秦汉至晋代。简帛有其独特的性质，在国内外都已作为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当然，根据我们对古文字学涉及年代下限的规定，汉武帝以下的简牍已超出古文字学的范围了。

二 形 音 义

文字包括形、音、义三方面。以今字而论，试查《现代汉语词典》一九七七年试用本第 1202 页，有“一”字，其形为“一”，音为 yī，义有八条，第一条是“数目，最小的整数”。古文字也是如此，有时我们对其形不能分析，或不知其音，不解其义，这就需要进行细心的研究。

古文字学的研究总是从辨明文字的形体着手的，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古文字学应以字形的研究为主，甚至只限于字形的研究。其实，文字的形、音、义三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只研究形而不兼顾音、义，会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古人研究文字，有“六书”之说，就是将文字的形、音、义三者统一考虑的。“六书”说固然陈旧，在这一点上还有我们应当借鉴之处。

“六书”是古代教育中的“六艺”之一。《周礼·保氏》云：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什么是“六书”呢？《汉书·艺文志》小学家下云：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